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傳辨疑卷十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李兆梅

三傳辨疑卷十五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曰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劉氏曰由是言之則孔子作春秋所筆削多矣豈專用舊史者也葉氏曰若但謂楚已取之追書係之宋則何宋志之云乎城虎牢山亦諸侯取之鄭也若是則當追書而謂之鄭虎牢矣愚謂彭城雖為楚所據然猶宋之彭城也書宋彭城理也何必為孔子追書哉辨又見本義齊質太子亦未可信

蓋齊晉皆大國未必一討而即質其太子况晉討

齊經所不見

公羊曰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

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

係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此傳前一段經旨已明不煩重說後一段論彭城

係之宋者本魯史之舊而孔子因之非特係之宋

以見不與諸侯專封之意也予於本義既言之矣

穀梁曰係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此亦公羊之意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氏曰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

于戚以為之援

按經書韓厥帥師伐鄭則是帥晉師而已也而傳言帥諸侯之師不知所謂諸侯者誰歟又既伐鄭而復侵楚則當書曰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晉帥諸侯之師遂侵楚若召陵之役先書侵蔡蔡潰遂伐楚之文則豈不功過明白何獨掩晉侵楚之事乎且此舉衛侯不見於經而晉侯不出何傳言之詳而經之率

如是乎凶其舉無可信者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曰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葉氏曰楚在鄭之南宋在鄭之北楚何以不直救鄭乃越鄭而侵宋乎誠或有之經當書與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同文不應無見也愚謂晉伐鄭在夏楚侵宋在秋安知非晉師已歸而楚遂侵宋乎

又鄭方受晉兵又安敢侵宋取犬丘乎誠或取之

經何以不書且晉悼之賢不應舍犬丘而不圖也

邾子來朝

左氏曰邾子來朝禮也

獻可杜氏曰春秋之世小國朝大國凡書皆譏之

豈可曰禮也愚謂天王崩魯襄在喪邾子來朝而

曰禮乎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曰冬衛子叔晉知武子来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葉氏曰此春秋彊弱相陵之習春朝以圖天下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諸侯相見何謀事補闕之云尤見其妄康侯胡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来修朝禮衛晉方來修聘事於王

喪若越人視秦人肥瘠而左氏以為禮乎存耕趙氏曰按禮諸侯相見不得終禮者六其一曰天王崩今簡王在殯而諸侯紛然相聘相賀不臣甚矣禮有大小舉其大則畧其小可也天王在喪諸侯奔之禮之大者也諸侯即位遣使聘問禮之小者也簡其大而勤其小不能三年而緦小功此之謂矣

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氏曰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非本義不録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穀梁曰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劉氏曰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書法然也何至於此獨為異乎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人伐己喪已亦伐人之喪是以怨報怨也豈以直報怨者乎春秋豈為此書之哉葉氏曰甯殖獨舉名氏此亦將尊師少為稱于前事其妄與前趙盾不正其敗前事同其事三傳皆無見范甯謂衛侯卒鄭人侵之故鄭伯卒甯殖復侵之伐喪

非善事也春秋豈以是與人之報怨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氏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名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

公羊曰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陳岳氏曰書夫人自桓公之後至襄公之前書葬歷歷可數何惑之有莊二十二年書葬文姜則桓

夫人也僖二年書葬哀姜則莊夫人也文五年書葬成風則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文十七年書葬聲姜則僖公夫人也襄九年書葬穆姜則宣公夫人也齊姜婦也穆姜姑也婦先姑薨穆姜有美檟頌琴齊姜之薨文子取之以葬故有虧姑成婦非禮之嫌斯成公夫人明矣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又曰齊姜穆姜者是不知齊為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係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葉氏曰此荀瑩以鄭數叛城虎牢以逼之使懼而聽命非欲有其地也故不嫌於取而不係於鄭何中國之諱乎伐喪雖春秋所惡然義有輕重不得

並譏鄭自是服遂為蕭魚之會此固遂之善者安得謂之惡

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内鄭也

劉氏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内之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曰故書曰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不知春秋書殺其大夫之義每妄為之辭矣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辨見莊十六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按上言及者内辭也下言及者及袁僑盟也曷殊

及哉皆文法然耳

穀梁曰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

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

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

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劉氏曰此兩及者文當然耳何謂與之不與之哉

袁僑則陳大夫大夫不敢與君盟故使大夫與之

盟耳觀穀梁之説似解溴梁之會大夫盟非解此雞澤之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也愚謂穀梁謂以及與之又謂可與則與之不可則釋之劉氏辨之是矣然原劉氏意謂與陳袁僑盟都無譏必如胡氏之説為平也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

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非本義不録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左氏曰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啖氏曰如左氏所言即當不書薨葬其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但謚曰定姒故知乘誤

彼既言不成喪即不必更要此語故不取葉氏曰魯之有定姒哀公母也前定公葬而卒哀公未君故傺之定公稱定姒而禮有不備焉則所謂不殯于廟無櫬不虞者是也定弋蓋襄公之妾母季文子為政初不欲以夫人之禮成之而亦有是焉故匠慶以為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然經書夫人弋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則匠慶之言季文實行之也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以定姒之

事言之遂誤以弋氏為姒氏審如左氏言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於其說不得稱夫人春秋何為以夫人稱之哉愚謂此既謚定姒矣不應哀公時復謚定姒也故知此當以公羊為正也

葬我小君定弋

公羊曰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妾母也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氏曰四年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穆叔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莘老孫氏曰鄫世子巫書如者以我大夫偕也左氏謂之比魯大夫蓋失之矣愚謂以理勢觀之皆

欲滅鄫鄫欲依晉以固安故託魯以往觀戚之會鄫人與焉情可知矣若請屬鄫鄫遂為魯附庸則戚之會鄫不復與矣餘見五年戚之會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公羊言莒將滅之一句得之餘皆妄也夫既曰莒

將滅鄫又曰莒女爲鄫夫人欲立其出是自相戾也此即穀梁所謂莒非滅也立異姓莅祭祀滅亾之道之意但不明言耳讀者不可不察也

穀梁曰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按齊侯鄭伯如紀外未甞不言如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穀梁曰吴謂善伊爲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吴人方言未嘗謂善伊爲稻緩設使有之非爲本

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曰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劉氏曰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此

傳解經言壬夫貪殺之當也又曰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夫共王殺壬夫謂之貪而當是共王之刑無失也傳指言貪以著其惡共王殺之可謂不刑乎觧經若此取舍安從哉葉氏曰雞澤之盟傳言楚子辛為令尹侵欲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今以為貪當矣則安得復謂共王為不刑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氏曰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按經無月日而傳有之經曰會而傳曰盟舍傳信經可也其曰屬鄫不利左氏自為之言也蓋左氏見叔孫豹與鄫世子如晉而不係以事故妄意其屬鄫至此又見鄫人列于會故又妄意穆叔為不利而使鄫仍聽命于晉且四年冬公如晉時公與孟獻子既請于晉以屬鄫而晉已許之矣何必又

使叔孫豹與鄫世子如晉以成屬鄫乎曾未踰年穆叔又以屬鄫為不利而還鄫于晉魯之抜來報往如此晉肯一聽魯之從違無是理也

公羊曰吴何以稱人吴鄫人云則不辭

劉氏曰公羊曰吴何以稱人吴鄫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吴何以稱人者是謂吴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吴于善道其君在位也今會吴人于戚其臣来會也

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為欲抑鄫人故進吳子為人也愚謂春秋之初夷狄君臣同辭春秋之末夷狄漸同乎中國君始稱爵臣始稱名凡書會吳者未必皆君也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按魯史書戍陳乃紀一國之事然以上下事觀之

知諸侯之亦戍耳非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若當時晉侯命諸侯戍之魯史書諸侯戍陳夫亦何傷但魯史錄内事書戍陳孔子因之不可得而加耳

公至自救陳

穀梁曰善救陳也

辨見莊二十八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存耕趙氏曰行父仕魯更三君矣專秉國政為三家之始禍以區區之儉而盖其大不忠之過方仲遂殺適立庶行父為之如齊以成謀及宣公薨乃蔽辠於東門氏而逐歸父翳姑以成婦為正卿而

不終其君左氏謂之忠君其將誰欺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入春秋至此始名者史有詳畧與闕文耳豈有前此赴而不以名至此以同盟而赴以名之理乎

夏宋華弱来奔

左氏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

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按華弱司馬也樂轡豈敢不告於君而自以弓梏之於朝乎不可信一也平公見司馬為同僚所梏不能正刑樂轡乃謂華弱懦而逐之不可信二也平公不能刑樂轡子罕乃逐樂轡不可信三也樂轡既為子罕所逐又射其門而子罕善之如初則

是非逐也一試其彊弱而已不可信四也盖左氏因其弱之名而實以弱之事耳不可據也

莒人滅鄫

左氏曰鄫恃賂也

葉氏曰叔孫豹與鄫世子巫如晉會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故經書吴人鄫人則鄫非魯所有矣其亡何責於魯哉鄫既為國則貢賦自不入於魯左氏乃言恃賂尤見其妄若季武子如晉見者是也

此始為卿代父執政往見伯主而傳誤以鄫事附益之爾愚謂左氏自言屬鄫不利而歸鄫於晉矣至此又言恃賂其自戾如此則魯屬鄫還鄫之事妄矣

穀梁曰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陸氏曰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于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娶外孫以爲國嗣𦤎自在鄫非莒之過不得誣莒以滅鄫之𦤎𦵏老孫氏曰公羊於鄫世子如晉發傳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欲立其出穀梁於此又曰立異姓以莅祭祀然則鄫嘗立異姓爲後而經遂書滅不惟於義不明亦何以爲訓此盖莒人因鄫不順立異姓之君而滅之耳非謂異姓爲君而遂書滅也公穀

皆得一偏耳黄氏曰莒之滅鄫春秋具有本末榖梁乃以鄫立莒之子為子神不歆異姓之祀為滅雖胡安國獨宗其說而劉氏孫氏戴氏皆嘗辨其非朴鄉吕氏曰此直是莒人滅鄫爾

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劉氏曰左氏曰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

始屬魯其年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吴人鄫人則是魯已辭鄫矣晉已知之矣今鄫之滅非魯責也晉人何以来討邪又曰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若鄫於魯有屬無絕或恃賂慢莒以取滅亾今魯已絕鄫鄫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邪然則傳所言皆不實也黄氏曰滅鄫者莒也晉不問莒而反問魯何邪朴鄉吕氏曰以經考之則莒與鄫同預戚之會莒之滅鄫正晉

之所當討於莒也而反討於魯何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曰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按經傳皆言滅萊則是夷社稷宗廟而不存矣左氏又言遷萊于郳則是萊猶存也特遷之耳春秋曷不書齊侯遷萊于郳而書齊侯滅萊乎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

稷所以祈農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葉氏曰以啓蟄爲當郊耕而後卜郊所以不從此獻子之妄也魯郊一上辛也魯雖以賜得郊而不得與周同故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之月三卜而得吉適與周祈穀之祭同而魯郊非祈穀也亦何事於啓蟄乎盖獻子嘗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矣其意盖將僭

周日至之郊故以是為啓蟄之節殆欲兼周而多之歟記禮者不察遂以為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左氏從而寔之以啓蟄為經例其亦未嘗以周公得郊之故考之也愚謂葉氏辯獻子左氏之言是矣其曰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之月則又惑於周正改月數之說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

三卜而不吉則神不歆非類可知矣穀梁乃曰禮也

邢餘見僖三十一年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曰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黄氏曰子叔之聘七年矣宿初執政自締私交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左氏曰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趙氏曰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髠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

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于會時書名以便文也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特異不能釋得遂妄云被殺若實見弑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邪諸國弑君豈有實告乎劉氏曰凡議春秋者必曰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懼者以其書法不隱而善惡明也左氏亦云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夫臣弑其君欲蓋者也春秋順其欲而不彰則何懼矣彼亂臣賊子知偽赴之可以免辠則又毋乃

勸乎爾是由春秋啟之也奈何哉王氏曰諸侯方會其郊子駟其敢然乎黎氏曰若言實被弒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弒君豈有實告乎木訥趙氏曰若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存耕趙氏曰鄭自雞澤以來役從會至侵蔡以絕楚自子囊伐鄭子駟方倡從楚之謀觀戲之爭盟辭義甚正皆不敢爭必非敢為不義者使其樂於從楚何僖公未死之前安於從晉哉朴鄉呂氏曰諸侯不生名此

其名之者以其卒也與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從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以其不在於國都也為如會而卒也故地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而說者徒見其文之異又其去楚而復中國三年遂同諸侯盟于雞澤五年使大夫来聘又會諸侯于戚又會諸侯救陳數年之間未嘗有從楚之跡至是諸侯會于鄬而鄭伯如會而卒于鄵春秋諸侯不生名

為其如會未見諸侯而卒春秋省文不可再言鄭故一書之於如會之上三傳不知春秋省文之義但見鄭伯書名於如會之上遂以為鄭之諸臣欲從楚而鄭伯不欲弒而書卒若如其說則是鄭之大夫無從中國之意而獨鄭伯欲之則數年之前鄭伯合諸侯而背楚其大夫何故從之至是而始弒之也實見弒焉春秋皆不沒其事以傳信何獨鄭伯而不然乎

八年夏葬鄭僖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賊不討不書葬辨見桓十八年葬桓公彼以爲讎在外此又云爲中國諱亦見其無一定之見不過隨意遷就而已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公羊曰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按鄭侵蔡蔡禦之不勝而燮被獲此理易見何必

意其適得之乎

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按公子燮為將而見獲固為公子病然不責鄭之越境侵蔡獲大夫而責公子之病亦無輕重之權衡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氏曰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按春秋稱人而不書大夫名者微者也若以為尊晉侯而不大夫則襄十四年晉士匄會吴于向齊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皆稱人晉荀偃會齊宋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伐秦亦皆稱人凡若此者何所尊而不書大夫名乎然則左氏歷書三國之卿亦未可據也

穀梁曰凡魯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劉氏曰公反矣未至國令季孫復往會耳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非本義不録

九年春宋災

左氏曰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内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

也

如左氏言大火在商而商主火商人閲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則商當以火災亡國也而史傳不載商災商之亾也以紂不道非以災也宋商之後其敗於楚以求伯諸侯見伐以不能君皆非以災也苟大火在商而商必以災則齊陳鄭災周宣榭魯宣公雉門兩觀災皆以大火乎且葢左氏見宋三書災而為此附會之言耳且四鄉正享祝宗用馬

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皆非禮經之正故今擇其所叙人事之稍近理者附之本義云

公羊曰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葉氏曰左氏經無書火者惟一見於周宣榭而公羊穀梁皆作災則春秋固不書火也二傳獨以陳災為火及公羊又以此宋災為火二傳但以大小

國邑為辨故一之而不復較愚謂公羊嘗自言春秋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尊者諱何得内有小火反甚之而為災邪夫齊豈王者後而莊二十年記大災邪

穀梁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劉氏曰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左氏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

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

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

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

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

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

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

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葉氏曰杜預以為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宫據例夫人薨于寢則弗致今穆姜書夫人姜氏薨又書葬我小君穆姜則是嘗致之為夫人矣安得謂薨於東宫乎凡公不薨于寢如臺下楚宫高寢之類經必謹而書之以正終穆姜審徙居東宫是嘗貶於成公既貶其母又不得薨于寢經何反不自地而以常法書乎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穆姜雖有淫僑如之辠不應自暴其過如此則亦

不近人情此蓋卜筮家者流假託穆姜爲筮者之言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曰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按經言伐鄭而同盟矣左氏亦言晉姑盟而退修德息師終必獲鄭乃盟而還矣無緣即於斯時再侵伐鄭也此左氏見公不致而附會云爾

穀梁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

按伐鄭而同盟則鄭在盟矣觀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也何必異言鄭哉且春秋不致者多矣何必為公耻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左氏曰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此傳與經不合而日月亦不合

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

劉氏曰非也會于戚吴人亦在何不外之乎會于

申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陳岳氏曰荀曰以夷狄而外則楚亦夷秦亦夷奚不外而獨外吳歟斯書諸侯會吳者以吳子在柤晉侯以諸侯往會之也

辨又見成十五年鍾離之會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氏曰晉侯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劉氏曰夫偪陽子竟何辠乎欲取其國以封向戌

耳既已擅滅諸侯又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即以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為禮者諸侯誰不樂滅國乎苟滅國矣取其子孫償以一邑誰不樂為此乎且經書滅偪陽君死其位也傳云以偪陽子歸安得此子乎偪陽一國有二君可爾

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按諸侯因會吴道滅偪陽故曰遂耳左氏杜氏得之穀梁謂不以中國從夷狄妄也

公至自會

穀梁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葉氏曰公會晉侯及吴于黄也亦此會夷狄而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傳謂之叛京師此乃惡事而書公至自伐則會夷狄與惡事未嘗不致也中國有善事則并如侵蔡蔡潰遂伐楚此同時事

不得不并如會于祖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此各日

事不得不異豈經故為異文哉鄭伯非弒何以為

之弒陳侯實逃安得不言逃穀梁所謂汲鄭伯逃

歸陳侯致祖之會皆非經意不足以為義愚謂桓

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書公至自唐莊六年拒王命

納庶孽于衛書公至自伐衛其他以惡事致者不

可勝紀穀梁繆妄甚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經言伐不言圍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春秋之時禮義不明以强弱為先後故光處于滕薛之上而左氏每以先至為辭不足信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穀梁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劉氏曰非也若以盜者指其君乎殺其臣而謂之盜是不正其名也若以盜者固盜盜賊乎稱盜乃宜矣又何云弗以上下道也如穀梁子之意以上下道則曰盜殺其大夫乎則是大夫為盜之臣盜為大夫之君乃可乎哉

戍鄭虎牢

左氏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按此傳與經無一合者經但言戍而左氏兼言城夫虎牢城于八年之前未必據壞也焉用再城而戍之且城梧及制而又戍之經必書之今不書則傳妄也二年城虎牢不言鄭而此言鄭本義見之矣而左氏以為將歸之鄭而先書鄭此又妄之尤

者杜氏又加之辭以為夫子追書係之於鄭展轉生訛徒以惑世而已何益於經哉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按不言諸侯戍之者蒙上諸侯伐鄭之文耳當時諸侯之兵皆在受晉之會而戍之不可以離至言也設使離春秋槩言諸侯戍鄭亦何傷於文義不

可得而序乎虎牢繫之鄭者諸侯今為鄭戍之也非諸侯莫之主有而反繫之鄭也諸侯莫之主有獨曰虎牢不可乎何用必繫之鄭非鄭為主邪

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劉氏曰非也城人之邑戍人之都繫必其國如其繫國矣乃常文又何決哉愚謂諸侯恃虎牢以謀楚鄭安得決而出諸外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作三軍

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按禮固有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之說然此本言作二軍增中軍之兵不但增一卿而已公羊但以上下卿上下士言之其未得所書之意乎又如公羊不分國之小大而但以上卿下卿言之則五等之爵皆二卿皆二軍乎

穀梁曰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

正也

莘老孫氏曰按五等之爵當有隆殺諸侯之國當有大小安得皆一軍乎范氏曰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

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而魯為次國

於此為明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辨見成十年

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葉氏曰前出而伐鄭者未知鄭服而盟也告伐鄭

也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也此理之常也後復伐鄭者盟後鄭猶與楚伐宋在公歸之後今何害於致盟哉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曰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如左氏說經當書楚子鄭伯秦師伐宋今經不書秦則無秦師也杜氏乃謂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

還夫楚子伐鄭有餘力也乃乞師于秦至伐宋乃
還秦師無是理也且杜氏無所考不過億度之辭
耳啖氏曰按經文勢鄭元屬楚未屬晉自與楚子
伐宋耳傳言鄭與晉平故特妄加將以伐鄭四字
葉氏曰鄭既未嘗從晉則楚何為而伐之經但書
楚子鄭伯伐宋則楚固未嘗先伐鄭也盖傳既言
鄭與盟故意以為楚伐鄭鄭伯逆之然經亦不書
秦詹則其事皆無有也啖葉二說未詳是否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氏曰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茍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来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

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按晉悼公賢君也三年之中大勞諸侯而晉獨受鄭賂恐無是理且君受人之賂而臣分之左氏以為有禮豈不悖哉又自公使臧孫紇以下至此亦非此事正傳姑綴於此云

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盖鄭與會爾

此說近之

公至自會

穀梁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葉氏曰據左氏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遂會于蕭魚盖伐本謀服鄭鄭既服故不復伐而從會所以致會穀梁謂得鄭伯而不致伐非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梁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解行人而不解執行人之義

冬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葉氏曰庶長秦孝公爵名不應先見於此既言晉師敗績當書秦師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何為經但書秦人伐晉乎且是時鄭已服諸侯同為蕭魚

之役而歸矣安得尚言救鄭則秦伐疑自以他事

凡傳所書皆非實故亦誤其爵名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此傳於經無所發明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

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劉氏曰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又此下有季孫宿救台即莒人已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一成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成至遇下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即齊已取之魯安得郛之乎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按春秋書伐又言圍者多矣如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之類是也曷可謂伐國不言圍哉原穀梁意謂此但當書伐不當言圍因下季孫救台而言圍爾非也圍自圍救自救春秋豈爲救書圍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曰秋吴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劉氏曰杜氏以為周廟文王之廟非也禮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則文王之廟魯何以得有之孔子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然則魯君僭上而立周廟三桓僭魯而設公廟矣

左氏不知遂真謂禮然豈不悮哉以實言之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於義為足矣愚按經書吴子乗左氏書吴子壽夢未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葉氏曰經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不言同秦庶長

無地亦非實其誤與前同

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趙氏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

而云禮也一何繆乎葉氏曰諸侯相朝已非矣豈

有以大國聘而國君自往拜者謂之禮乎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氏曰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趙氏曰按從朝還非有軍戎險難之事何書勞之有

夏取邿

左氏曰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

劉氏曰非也春秋之興所以示後世法非記難易而已也難易何足記乎葉氏曰邿國也取非易辭也傳例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曰入又曰克邑

不用師徒曰取今又以取言易用大師曰滅以弗地言入盖傳不明經故為多岐以幸其中獲大城與弗地二義猶不相遠若勝國與用大師則不知所謂取者亦屬之為附庸與取邑同辭者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

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非本義不録然亦可見大夫私謚其君也

冬城防

左氏曰冬城防書時事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按勞民重事故春秋書之曰時曰禮皆非春秋意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

左氏曰十三年吴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寔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

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劉氏曰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審矣

范宣子豈不知邪何以誣之哉去年蒐于緜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至此一年爾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邪言與事不相應矣又曰宣子辭焉使即於會以成愷悌然則是姜戎列於會矣經何以不序乎杜氏曰戎為晉屬不得特達非也今范宣子使戎子即事於會去私屬比諸侯矣何故不書乎即以姜戎微法不當書殽之戰何以書也或以殽之戰時姜戎未為屬故得書書者

按戎子自云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乃在文公之前不得云殽戰時未屬晉也推此數者知傳所敘都非信實康侯胡氏曰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内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葉氏以會所以存好也吴既告敗晉為之合諸侯謀楚是將以援吴則安得復數其不德而退之乎使舉

上客春秋之法也今季孫宿與叔老並書叔老豈介者乎此盖以二卿並會如公子遂叔孫得臣並使齊者也愚謂以左氏所叙後事之不實則會吳以吳敗故者亦未可信之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䕫

左氏曰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

馬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

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

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

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

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

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

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

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

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劉氏曰左氏曰齊宋大夫不書惰也北宫括書於伐秦攝也非也於春秋何以辨之且又無大體非春秋本義也愚謂欒鍼馳秦師而死士鞅奔秦等事皆未詳信否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曰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貞師于棠以伐吳

吴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吴為不能而弗警吴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葉氏曰按經書楚公子貞伐吴而已據傳所言當書吴敗楚師于皐舟獲公子宜穀安得止記楚伐吴乎吴勝不應不告楚敗不應反告伐其說皆不足據愚謂庸浦之役以前事考之亦不足據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

人于戚

左氏曰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按所引書非書本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氏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辨見成三年自孟獻子以下皆贅語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趙氏曰若有單子經不應不書故知妄也

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任氏曰天子之公當書公如宰周公是也卿當書

伯如名伯毛伯是也大夫當書字如宰渠伯糾是也惟士則書名如宰咺之類是也劉夏書名士也

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

說使過我也春秋當書曰劉夏來逆王后于齊如祭公逆后之法又使魯史以過我志之不知孔子修春秋亦但以過我書之乎此公穀之見局於一隅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曰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非本義不録

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趙氏曰按高厚若已在會乃渝盟而逃歸經文不合不書僖五年會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會于鄬陳侯逃歸並書以明其罪何得此獨不書

左氏此傳都不足憑也

公羊曰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

此非獨刺大夫亦刺諸侯之失政也

穀梁曰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大夫固不臣然非以不書諸侯而始見直叙其事而大夫之不臣自可見也雞澤之盟書諸侯者以其中有陳侯使袁僑如會之事故不書諸侯則文不明此不書諸侯者無事故直曰大夫耳杜氏注得之不勞更為義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曰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齊侯舉兵伐魯圍邑何暇成人好勇之名而去之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劉氏曰左氏曰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言諸侯之卿可以會伯子男故示之義云爾非也主兵者居

上自其班列同于諸侯與諸侯相從卿大夫與卿大夫相從若列名位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去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見爾何疑哉愚謂此傳俱未可信何則遷國大事也豈有不先謀諸大夫哉令許請遷國而晉合諸侯以遷矣而大夫始不可無是理也况諸侯果遷許許始不可春秋不應不書以示義

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

此禘祀自吉禘于莊公年来可見左氏之附會矣

然其叙事頗詳姑附於本義而辨禘祀之説於此

云

三傳辨疑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辨疑卷十六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有七年宋人伐陳

左氏曰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

獲司徒春秋當書今不書傳妄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取重丘

取邑必書今不書傳妄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氏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獲臧堅不見於經此其可疑者也

宋華臣出奔陳

左氏曰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吴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辠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吴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按華臣使賊殺皐比之宰宋公怒矣左師懼矣不應無誅而遽舍之也既舍之則其事緩矣國人逐瘈狗未必敢入華臣氏使入華臣氏華臣豈不知其情而遽奔哉皆不近人情況經書華臣奔在九月而傳稱十一月當以經為正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氏曰白狄始來

莘老孫氏曰假令嘗來固亦書來爾何論始來乎

公羊曰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氏曰似近之矣其實非也王者本不及夷狄豈責夷狄以行朝禮哉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執孫蒯于純留

按執行人既書豈有執孫蒯而不書之理乎

穀梁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按石買伐曹衛之君臣皆有辠也但不當因其為使而執之爾非稱行人為怨接於上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劉氏曰非也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為之矣若未圍而言圍是豈得為信史

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曰閔之也

劉氏曰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閔之有

十有九年公至自伐齊

公羊曰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劉氏曰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所謂記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豈得探意以為事哉

穀梁曰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劉氏曰非也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齊致齊事也今欲以齊明邾以邾明齊乎無義以通之且書晉

人執邾子責晉已明矣取邾田自漷水責魯已明
矣又何不足而以齊起邾乎陳岳氏曰伐則言伐
圍則言圍各書其實既自圍至不書至自圍而曰
至自伐者圍本於伐非伐何以得圍至不書圍而
書伐如僖六年公會齊之諸侯伐鄭圍新城書公
至自伐鄭不書盟而書會如成七年公會晉之諸侯
救鄭盟于馬陵不書盟而書公至自會也存耕趙
氏曰經嘗至圍矣此圍齊也何以致伐蓋始以伐

齊出而終之以圍也公穀之辭求經太過

取邾田自漷水

公羊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

劉氏曰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為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漷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穀梁曰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按經書自漷水杜氏謂以漷水為界者得之水有委曲水勢之常無足論者穀梁以委曲為義非也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曰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晉欒魴果從孫文子伐齊經不應不書杜氏張氏以為兵并於林父亦不可據何則左氏曰欒魴帥師矣則非師少也不應晉為盟主而反并於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按大夫帥師以侵人國不惟無王亦無諸侯也聞喪而還禮之小者也茍一以禮稱之所謂不能三年喪而緦麻是察之謂也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按春秋不書常事茍大其不伐喪則春秋有不書

者矣惟諸侯無王大夫無諸侯也然後書之不伐喪小善也聖人不沒人之善而書其實故并舉之以鑒後世而已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趙氏曰按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康侯胡氏使士匄未出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張氏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總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墠帷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愚謂還者紀實事爾穀梁

有善之則何為未畢之問其亦不達文義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曰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又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趙氏曰據左氏齊高厚莒意恢楚郤宛等死並是兩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為文者葢殺者皆承君命而殺之故經以累上之辭書之傳則雜使之記意在專歸于殺者故不歸其君命耳且當據經文為

正愚謂光不以大命為尊而爭位又殺父之愛姬其辠大矣而左氏但責尸諸朝為非禮失其輕重之權矣又髙厚固從君於昏然經書殺其大夫乃辠其不請於王而專殺爾非責厚從君於昏舍崔杼殺之而書國討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曰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此亦左氏所謂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之意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氏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按齊及晉平經當書之如曁齊平之法今經無有

左氏妄也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

伐邾以報之

劉氏曰邾人驟至謂十五年十七年也至十九年

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又取邾田則亦既報舊怨矣何謂未報乎然則仲孫速自以他故伐邾不為報其驟至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曰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按為大夫而見殺於其君其為大夫可知矣然據左氏所言則是燮能棄夷即華春秋所與也安得責其不與民同欲也哉況春秋凡書殺其大夫者

乃譏諸侯之無王而專殺未有責變不與民同欲之意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左氏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按實慶虎慶寅愬楚而楚討黄黄不應復奔楚然則左氏所叙皆妄也且兄弟無可去之義陳侯不道力諫侯死而已今棄之而逃之夷狄豈無罪哉况春秋凡書弟者譏其兄不兄弟不弟耳左氏以黄得稱弟之故而許其非罪非也且左氏自言虎寅畏黄之偪則黄亦專國者也未可以無罪言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諸侯之尊弟兄雖不得以屬通然以情言則弟也先儒所謂以重書者是也非本疎之而今親之以見親而奔之之惡也

叔老如齊

左氏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左氏妄以禮許人由不知非禮之禮故也

季孫宿如宋

左氏曰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賂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按向戌聘在十五年今五年矣若報向戌之聘何其遲之至今耶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按圍齊取邾田在十八年十九年至今三四年矣

季孫宿嘗往拜師矣不應今復往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曰夏書曰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趙氏曰按再命大夫接於魯者悉書名鄭宛莒慶秦術之類是也莘老孫氏曰邾小國其大夫未嘗

見經而庶其得書也者以其以邑來奔不書其名則不知為誰也春秋小國大夫奔叛類皆書名左氏公羊以為重地接魯受叛人其辠大矣何謂重地而名之乎葉氏曰左氏以邾庶其及莒牟夷邾黑肱為三叛人書名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以名見莒有慶有挐邾有畀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謂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

何以異

公羊曰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

何以書重地也

劉氏曰邾婁無大夫非也即令賤竊邑來奔不可

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以懲勸也辨又見

左氏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

也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不言出不言及皆文法不得言爾非接我與小大敵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曰錮欒氏也

辨見沙隨之會

公羊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何氏曰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從後記之

穀梁曰庚子孔子生

辨見公羊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氏曰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邦衡胡氏曰欒盈之奔未甚於趙鞅之叛不錮趙鞅而再錮欒盈此左氏之可疑晉為伯主兩合十二國之君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不然者然則會于商任沙隨何為哉齊平故也自諸侯圍齊之後至澶淵之會而齊始平故商任沙隨齊侯與焉則諸侯之會以齊故爾愚謂若據左氏二十一年春商任之會嘗錮欒盈矣齊初服晉不應背盟納盈

藉使納之不應但為會錮盈而無相責之事何不取盈而殺之乎今考之於經二十三年夏復入于晉而不言自齊亦不言自楚豈左氏見經不言自楚而疑其自齊故為此言以實之歟不可考矣及欒盈入于晉左氏又云齊侯媵晉女以藩載盈納諸曲沃復取之附於本義者以其敘此事頗詳也非自背其說也在采者擇焉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使觀起有寵於子南有馬數十乘未有大辠未至於討也借使可討何為遽及令尹子南乎且殺其父而謀於其子子亦坐視其父之見殺此人情之不然者也使子南無辠棄疾當告於其父而逃之如其有辠而君殺之不可曰棄父事讎也舜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矣左氏之事揆之人情既不合質之理義又不安焉可遽信也哉

二十有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公羊曰邾婁畀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劉氏曰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氏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

劉氏曰慶氏以陳叛役人相命各殺其長然則何以不曰陳人殺慶虎邪愚謂果慶氏以陳叛又屈建從陳侯圍陳二者皆目之大者經何以不書而獨書陳殺慶虎慶寅之事乎如二慶果叛經當言陳人殺慶虎慶寅若晉人殺欒盈之類不得言殺其大夫也然則左氏未可據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稱及猶言城諸及防之類也非累也其曰稱國以

殺辨見僖十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公羊曰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

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劉氏曰非也若盈能入晉禍已亟矣且何能勿納

乎夫盈之不單身入晉審也茍終不能入晉則雖

由乎曲沃亦何能入乎然則曲沃之士衆以入者也春秋宜先明其復入曲沃乃後言其入于晉今何故反顛倒之乎按盈入于晉晉人不納盈為未嘗得入也春秋不當書入矣由乎曲沃而入是得入也春秋當書入矣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氏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救晉可謂禮也次于雍榆而不進亦可謂之禮乎

公羊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劉氏曰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不通哉何必為此文乎葉氏曰救而言次者傳以先通君命為之說且大夫盟會征伐無非將其君命者尚不先通況救以赴急為義而待先通乎蓋傳誤以為惡其不果於救而意之也

穀梁曰言救後次非救也

意近似而辭未瑩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氏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而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

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

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非本義不録

穀梁曰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

晉人殺欒盈

左氏曰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凡書殺其大夫者譏其無天子之命而專殺股肱之臣也此則作亂之賊人得而殺之故曰晉人殺欒盈與州吁無知等爾左氏以自外而不言大夫

末矣先儒謂欒盈出奔楚當絶又謂已非晉大夫者又謂絶其君臣之稱者皆習於左氏公羊之説不之審者也

公羊曰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辨見左氏

穀梁曰惡之弗有也

此論類公羊而尤淺近

二十有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

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劉氏曰左氏曰諸侯還救鄭然則何以不書於經邪諸侯相會而救患者義也春秋豈諱之哉且必若云救許救徐何以得書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以二十三年左氏書二慶事觀之此亦不可據也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穀梁曰莊公失言淫於崔氏

按春秋書崔杼專權莊公悖亂其事詳矣而穀梁以失言為説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伯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曰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齊人以莊公説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劉氏曰左氏有晉侯伐齊慶封如師之文而經無之何邪又言齊人賂晉侯及其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是亂也亦不譏何邪杜氏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弑其君為惡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宫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弑君而謂之伐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葉氏曰夷儀之會經本不言伐齊使果為報朝歌之役而以殺其君為解且以賂免則諸侯得無譏乎杜預以為齊有喪自宜退尤非是夫弑君不討而謂之不伐喪則凡弑

者皆可以喪免之矣據十四年經書衛侯衎出奔齊此獻公為孫林父所逐而立剽也二十三年書齊侯伐衛遂伐晉是時衎猶在齊宜為伐剽而晉有黨馬故明年為夷儀之會衛侯亦與夷儀衛地則晉必有謀衛者而未成故至是又會傳言晉侯受齊賂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則晉復變而與衎矣後三月所以遂見衛侯衎入于夷儀此雖甯喜之志要之晉為再會皆為謀衛何朝歌之報哉崔杼

自負弑君之辠聞會懼討因以許復衛侯而用賂此經所以但書會蓋本無伐事也崔杼之賂雖志在懼討而諸侯本不以討賊而會所以經亦不得而書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

命師無入公宫與子産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劉氏曰左氏曰陳侯免擁社使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若是則陳巳服辠矣何為其冬公孫夏復帥師而伐陳乎且數俘

而出是無獲擄也則子産何用獻捷乎獻捷者俘獲也何以知之哉成二年傳曰蠻夷戎狄則有獻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産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而出是安得捷而獻歟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曰秋七月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按左氏言齊成而同盟固已過矣然猶未明言齊之與盟也及杜氏觧傳則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

齊亦與盟也夫經於夷儀之會列序諸侯之名至此則書諸侯同盟于重丘前日後凡至明且約豈有齊人與盟之事哉伐齊之事左氏附會之言也而杜氏又增益之然杜氏解經則又曰夷儀之諸侯也何其自相悖哉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按甯喜弒剽納衎晉嘗執之矣使晉果迎衛侯不應執喜也

公羊曰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

劉氏曰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謂衎為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衎不能自復遂詐為剽臣此非人之情何有此事哉入于陳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鄆爾不須多疑而更紛

紛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氏曰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莘老孫氏曰如吳子遏者葢其行將以伐楚而道行過巢巢為楚之與國於是以巢之門而卒故曰

門于巢卒也若吳實為巢人傷之死則經書之足以為戒見其輕身以侵伐而取死春秋惟魯事有諱於諸侯又何擇焉愚謂經言吳子門于巢而卒其義本明而傳以為射之而卒大凡左氏之妄必撰其事以實之人惡得不信若華老道行過巢之說乃謂巢在淮西恐不若貫道所謂楚城門者為近似也

公羊曰門于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

以名傷而反至乎舍而卒也

使傷而反至乎舍而卒不在書名而見義餘見穀

梁

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也見其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吴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吴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

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趙氏曰此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𩊚文義正同皆以便文耳公穀之説非也愚謂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亦不在書名以見之且使大國過也國之小邑人名為其主守土豈可無罪而請罪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氏曰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按甯喜實弑其君非歸罪於甯氏而加之弑也弑君之義大矣而左氏之言如此亦可謂不知言矣

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陳岳氏曰夫臣弑君人倫之至惡凡稱國人弑君國人無道也稱臣稱子以弑臣子無道也穀梁謂為正不書日噫謂之弑君焉有正不正邪日不日邪愚謂以日月為例其弊至此讀者可以少悟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使林父以戚如晉經當書曰孫林父以戚入于晉今惟傳書晉戍三百人亦無足信夫晉受叛人之邑其辠若何而經不書邪左氏本謂林父以戚如晉而春秋改其文曰入于戚以叛為專辠林父而不責晉夫盜人之物者盜固辠也其受盜之物者

獨無臯𨜏左氏又曰臣之禄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謂林父專禄以周旋此義施之常人則可林父逐衛侯衎而衎入林父畏誅而叛非特專禄而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氏曰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假令非國納不書曰復歸乎此皆一字褒貶之弊而不究一句大旨一事大體者也

公羊曰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陳岳氏曰三傳不考經意曲立其辭其理多失愚謂諼君以弑辨見衛侯入夷儀矣所謂復歸者復歸于衛紀實事也何惡剽之有簒立固可惡也然復歸二字豈足以見惡剽哉經不言剽之立或魯史所無聖人不得而益也夫衛侯不君固可惡

也然不言剽之立豈足以見惡衛侯之實哉此皆推測之論

穀梁曰日歸見知弑也

按經明書衛侯入于夷儀而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矣雖不日歸亦見知弑也不特知弑也實使之弑也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左氏曰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

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按左氏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則是晉主將衎也何為復戍衛茅氏而衛有殺晉戍三百人之事乎是其自相戾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

啖氏曰蜀之會書楚公子嬰齊澶淵之會書鄭良霄左氏言澶淵之會趙武不書尊公也如若此良霄何以不尊公乎葢時會者非趙武别是未命之卿耳而左氏曲解之劉氏曰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愚謂經書會爾不書伐衛也不書取衛西

郈也夫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林父是黨叛也其臯若何而經不書邪鄭加宋上則鄭為卿宋為微者其義本明而左氏以為宋後至鄭不失所茍凡先至者即書于上則邾莒小國可以冠齊宋也

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曰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劉氏曰左氏云使女齊以先歸若實爾者經何故不云以歸乎愚謂經書晉執衛甯喜事在秋而傳為在夏傳謂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杜氏解女齊為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皆不通之論蓋告諸侯者必曰某月某日執衛甯喜豈有書告日之理哉且執君與執臣孰重孰輕今執君不書於經而執臣反書之則是舍重書輕也況甯喜為弑君之賊執之當也衛衎當復者也執之不當

也今當執而書不當執者反不書春秋不如是之繆也又齊為大國與晉有隙必不為衛侯故適晉鄭與衛情亦不通亦未必為衛侯故而齊鄭二公適晉使二公適晉經亦當書此事舉不可信者矣公羊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何氏解曰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愚謂公羊謂不以其罪執之則得之矣乃不於是上見之而於稱人之一字見亦一字褒貶之弊也以稱人

不得為伯討則稱爵者為伯討乎皆非的論也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氏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杜氏曰為明年慶封來奔傳愚按皆非來聘來奔

本義不録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爯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氏曰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

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

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

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

存耕趙氏曰宋之盟諸夏之大變也南北兩霸之勢成矣晉侯明使諸侯聽命於楚而使大夫帥之以往春秋未有之事也左氏浮誇乃謂是會多文

辭使聖人早生其不比趙武向戌而盡誅之乎愚按左氏言齊秦許之今經無齊秦又言邾悼公滕成公皆至此正楚王所謂他國請相見者也而經亦無之又經之會在夏而傳以為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趙孟及子晳盟而後為會則是日月又不合於經矣且經但書夏是魯史元無日月也而左氏豈得日月如此其詳哉他如司馬置折俎而謂之禮又謂仲尼美其多文辭皆可笑之尤者又

左氏見此會無齊秦則以為楚釋之見無邾滕又以為齊宋請之亦可謂善為誕辭矣故予釋左氏之粗信者附于本義云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稱殺其大夫甯喜非春秋惡獻公不以弒君之罪

罪甯喜也乃獻公不以弑君之罪殺甯喜耳累上

之辭辨見僖十年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羊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

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

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

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

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

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茍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納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

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劉氏曰公羊曰已納歸至殺甯喜然則喜非復有他罪矣衛侯以弑君誅之耳以弑君之罪誅之何為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乎謂衛侯不當誅喜乎何以責定公不能討季氏也

穀梁曰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

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兄弟無可去之義穀梁乃謂合乎春秋果合乎春秋則春秋以為常事而不書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

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晉荀寅遂如楚涖盟

劉氏曰左氏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非也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貢賦雖重所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猶曰

專之令命出季氏而以謂不可違何哉誠使豹徇季氏之命輕貢賦之數雖偷得一時之益而其貶魯國之秩已多矣反不當疾之邪又是會也楚先晉歃而經先書晉左氏以謂仲尼追正之也今此視邾滕之事仲尼亦必知其非公命審矣苟舊史不知而貶豹焉仲尼猶宜正之況知之乎夫知其非公命且辱國而猶責豹以不從命者是開强臣挾君以令於國而莫之亢也不亦悖乎愚按此盟

之後二十九年邾人滕人城杞三十年邾人滕人會于澶淵後凡會盟邾滕無不書於春秋則是齊未嘗請邾宋未嘗請滕也且叔孫豹不書族前見也若僑如以夫人至自齊婼至自晉之類而左氏乃曰違君命不書族足以見其曲解經文而撰事以實之故讀者不覺其妄爾又曰書先晉晉有信也亦妄也晉主夏盟久矣魯史必不以楚先晉也非楚本書晉上而以有信先晉也杜氏以為孔子

追正之尤見其妄葢孔子修春秋其文則史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安得追正之哉又經書諸侯之大夫盟矣不書宋公也若宋公與盟春秋必曰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矣又楚屈建既與諸侯之大夫盟矣必無晉荀寅如楚再涖盟之事若有之經亦當書之以見義故予擇其近信者附于本義而猶未敢必其然也

公羊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

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劉氏曰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爾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爾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愚謂設使諸侯殆石惡義亦不在再言豹也再言豹豈足以見諸侯之殆石惡乎且衛衎當復者也不過不能正名其義以殺甯喜耳何得遂為惡人與篡弑者同科乎況石惡

乃其臣耳設使君惡臣亦未必俱惡也而諸侯殆之若是此繆之甚者且楚屈建夷狄也而同主夏盟乃不殆之而反殆一石惡乎衛孫林父親逐君者襄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豈不真可殆乎然未聞諸大夫之殆林父也而反殆惡人之徒歟公羊豈疑其名之惡而遂殆其惡乎

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

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劉氏曰非也豹不氏亦前目後凡一事而再見卒

名之爾不以是為恭也愚謂溴梁之盟不曰諸侯

之大夫者以上既列諸侯之爵則不曰諸侯之大

夫也且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既書魯侯之爵矣則

不必再曰某大夫及諸侯之大夫盟故直曰大夫

盟耳此宋之盟既無魯侯之爵則必須曰豹及諸

侯之大夫盟若曰豹及大夫盟則文義又不明故

必曰諸侯之大夫皆製言之體當然何必相比為例也且溴梁之盟諸侯在而大夫盟為不臣乎今大夫自為會又自為盟反以為臣乎又晉趙武為大夫而主夏盟又引夷狄亂中國反歸美於趙武豹云者蒙上文云爾而以豹為恭大夫自為會盟而又以臣為恭皆揣摩億度而不以理折之徒亂春秋而已凡此類者必屏絕之然後經之本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

劉氏曰左氏曰於是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氷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為災皆不然也歴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歴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此非人情也閏有常准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

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歴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矣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所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能不譏乎故曰未然葉氏曰朔或有誤以十一月為十二月者若辰果在申而再失閏當自二十五年失一閏則二十六年與是歲皆當以建亥為正月不惟遞失一月而四時易序且二年矣是月辰果在申為再失閏則明年當以建戌為正月經安得復以無氷為

災乎杜預為頓置兩閏之說則是歲當為十二月者乃合天正若然則前二年正月皆不正乎經不書閏此常法也茍有見焉則書故文公不告月葬齊景公獨著之頒朔王政之大前四時易序而失天正者二年既無見今頓置兩閏又無異文經果如是乎杜預之言既非傳所載則傳之為妄不待攻而破也

二十八年春無氷

左氏曰春無氷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饑何為

葉氏曰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方周之盛時諸侯分布於天下不可徧數也所謂九州之地所封者非以九州為别言諸侯之域在九州之内者各有其土所主之星以

觀其祅祥爾是時豈有十二諸侯之辨乎自春秋末列國大小相併姑舉其大者十有二謂之十二諸侯後世星家因以四方之宿配之以當天之十有二次星紀為吳越玄枵為齊娵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雖周亦與諸侯共列分晉趙於大梁實沈為二合吳越於星紀為一且三家分晉之後趙始別於晉昭之五年越

始見而越亦安能當十二次之列乎左氏所記梓慎裨竈之徒以星次言吉凶若合符契皆後世星家假託之辭習其見而雜紀之愚謂魯國春無氷可葳則陰陽反常冬行春令月令所謂國其乃旱蟲蝗為敗胎夭多傷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者也其年之秋果大雩則旱可知矣左氏乃釋本國而移之他邦豈使其君恤天災之道乎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出奔非去國之謂也石惡之辠不可知然其出奔則其人可知矣出奔而立其子安得為之禮哉

邾子來朝

左氏曰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葉氏曰前事載晉韓起聘周之言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杜預以時事為四時貢職邾與魯列國非有屬於魯者何至其君自修其貢乎杜預謂

非宋盟此蓋傳前誤載齊事故以邾為嫌而妄為之辭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孟孝伯如晉將告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葉氏曰宋盟晉楚既同會不爭諸侯則固不嫌兩並朝也若猶爭而各欲為主又何告焉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氏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甚哉左氏之繆也天王果以癸巳崩周去魯其地遠即可以癸巳日赴魯哉其未來赴固未可書其既來赴獨不可書癸巳之日而遂書甲寅之日哉又魯為人臣豈可責其君來赴之晚而徵過哉設使徵過亦不在改癸巳之日為期之日以見義也夫王人來告喪必曰天王以某日崩豈有問崩日以甲寅告之理哉若此類者徒亂春秋而已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

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
君公欲毋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劉氏曰非也他日公在外不朝正多矣何為不悉
書邪去年公如楚未有至之文也公之不朝正亦
審矣雖不釋於此猶足知也曽何春秋之不憚煩
愚謂不朝正於廟亦一義也然但言不朝正於廟
則又有未盡耳自楚人使公親襚以下事之信否
不可知以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存君者聖人之心也然不在書公在楚以見義書公在楚正以見朝正之時而公在夷狄之廷耳劉氏胡氏張氏諸儒之說皆出於此葢公羊有以啓之以其彌近理而後世莫之辨也

穀梁曰閔公也

按孔子魯之臣子固有閔公之意然孔子修春秋以明大義於天下則不以姑息而昧大義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劉氏曰非也公如齊如晉而致者多矣又何喜乎且春秋公出不必盡致也愚謂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臣子忠君之心凡魯史書至者君歸告廟之常法孔子取之以見非常為後世戒豈穀梁之謂哉

閽弑吳子餘祭

左氏曰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按經曰閽則門者也左氏亦自曰以為閽而又以為使守舟此其可疑者也其曰以刀弒之亦近乎贅若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一語未知其必不然姑附於本義云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按諸侯有土地有人民其力足以城其城令伯主城之已非所宜況諸侯之大夫當夏城之乎穀梁以為變之正誤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

於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名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鄶鼓父黨叔為一耦

非本義不録

杞子來盟

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

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者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之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幙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存耕趙氏曰周王之喪未踰年豈得以請觀周樂為榮哉論樂則剽竊諸論妄加品藻如大雅有幽厲之詩而為文王之德小雅有成王之詩而以為周德之衰當時列國之卿如叔孫穆子晏平仲子産之徒駭於創見交稱其賢三傳從而夸大之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

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

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吴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

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按經書閽弑吳子餘祭與札來聘同在今年之夏則是夷昧與僚未為君也經書吳弑其君僚乃在昭二十七年後此三十年之事也春秋不應未見讓國之事而預於三十年前襃之也又謁與餘祭夷昧雖甚愛季札亦不致輕死為勇自祝速悔以

戕其身設使速死何不逃之他國又夷昧既死吳人當召季札於所使之國而立之不應立僚之後俟季札之偶自反國又弑之以與季札也又春秋明書吳弑其君僚則是弑逆之賊人人所當殺之者也果闔閭弑君而季子不殺之則是縱賊也惡得以不殺為仁且使兄弟相傳而及乎季札是不必讓也惡得以不受為義自古有賢臣無賢君多矣以伊尹為臣而有桀以箕子比干微子為臣而

有紨而公羊以季子為臣而宜有君意謂春秋書札而稱吳子則是褒其臣而分美於其君也春秋命卿書字再命大夫書名微者書人皆史法之常而公羊又為賢者不名既名札矣既因臣以及君矣又以為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又按左氏曰闔閭弑僚而自立未嘗讓季札也又左氏曰季札反國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位

而待未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吴國也是其叙事

皆失實論理皆失當矣原其受病之處以公羊見

吴突然稱子又稱使又稱大夫之名與春秋前書

荆人來聘凡例不類求其說而不得故强為之辭

殊不知吴自建國已有大夫特春秋之初夷夏之

辨尚明故其來聘史氏書之略春秋之中夷狄漸

同中國故史氏書之詳吴札來聘之前已有秦伯

使術來聘楚子使椒來聘之文吴前未嘗通聘中

國至此而始至史氏亦書之詳聖人因而不革以見夷夏莫辨之一端非專恃此以為春秋大義春秋大義乃在吳之聘魯爾今公羊意似指魯史但書吳人來聘而孔子追改曰吳子使札來聘者嗟乎此凡例褒貶之弊一至於此讀春秋者亦可少悟矣

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

尊於上也

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於夷狄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夷狄益進則中國益衰矣楚子使椒來聘書爵書名非進楚也所以見楚之盛也吴子使札來聘書爵書名非進吴也所以見吴之盛也楚始聘魯書曰荆人吴始聘魯遂書吴子春秋非厚吴而薄楚也荆初來聘中國猶可為者至於通好之久盟會侵伐同於諸侯則中國與之等矣故書曰楚

子使椒來聘吳初來聘而遂稱子見其一來而遂同中國也公穀皆以季子賢而來聘故吳得以稱子季子雖賢而吳實夷狄安得以一季子而亂中華之法哉此皆不得其義而過為之説爾師氏曰吳子使札葢與楚子使椒來聘同爾吳自成七年始見於經而稱吳襄五年會而稱人至此而稱子者以見其愈盛而通中國得與五等諸侯同列公穀皆以因使季札而進之故稱吳子然則楚子之

使椒又孰因乎豈椒亦有季札之賢邪是其不然可知愚謂吳札來聘之先吳已稱子矣如曰吳子勝卒吳子遏伐楚閽弑吳子餘祭之類是也何待使賢而進之曰子乎且使賢者未必其君之皆賢也衛靈公用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孔子猶曰無道吳使季子而其君遂即賢焉斷無是理也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氏曰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葉氏曰放與奔異奔者避辠或避難自出放者宥而遠之或有辠或無辠然未有不出於君者今經書奔而傳謂之放又以蠆竈為言二氏雖專齊者豈有擅放其大臣而經以出奔書之乎愚謂使高止有辠而見放於蠆竈經當書曰齊公孫蠆公孫

竈放高止於北燕其高止之辠豈不明而蠆竈以大夫而放大夫其辠亦豈不著哉一事而二義見者經有之矣今高止有辠而改放為奔後世惡能知其故邪且孔子幸左氏之有傳也使左氏不作則奔與放終無以明於後世春秋無乃其迂哉

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氏曰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

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

助之匿其情矣

非本義不録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穀梁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夷狄弑君父春秋必書者所以明雖夷狄必有君

父也今般弑其君父而書於春秋反以不日而夷

之乎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左氏曰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按經但書伯姬卒不言死于火也左氏見伯姬卒書于宋災之下故妄為之說耳夫火其身而曰待姆天下豈有如此愚婦哉不特婦也雖女子亦當

避之且伯姬于斯時若以火驚而死則或有之矣古者烈女有寧死而守義者謂汚辱之累身者父母之遺體遇火不避以待其姆卒喪其身不孝孰甚焉左氏譏其非女而待人固未盡其義穀梁又以為賢尤其可笑者也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

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按卒之日加於災上者伯姬之卒適同其日火在前而卒在後故火有日而伯姬蒙上之日經之所書本是兩事穀梁誤合為一故疑其逮火而死非實有所見也以火至不避為婦道之盡豈義也哉夫禮有經有權禮曰男婦不相授受又曰非祭非

喪不相授器夫不相授受經也喪祭相授權也女子居内晝不遊庭禮之經也若火至而避獨不可用權乎伯姬之事葢無有爾若有之而謂之盡婦之道吾不之信也子之事父也如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夫杖之而走豈其恭哉誠以子之身父母之遺體也一旦受大杖而死則壞父母之遺體不得以事其父母反傷父母之心故走之也以不避火為婦道猶以受大杖為子道也故曰非義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氏曰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庭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按景王已立三年矣儋括始欲立佞夫且春秋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蓋天王使之殺爾左氏謂五大夫殺佞夫而歸辠於天王則不合於經矣五大夫殺佞夫則是兩下相殺耳聖人豈肯歸過於天王哉

穀梁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此說近似然義亦未盡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氏曰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經旨已明不用復出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

死

義見本義辨見穀梁伯姬卒

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隱而葬之何補於教而書於春秋乎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曰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按良霄既奔又入鄭作亂不稱大夫乃討賊之辭

非自外至也

穀梁曰不言大夫惡之也

良霄雖可惡然非以惡之而去其大夫之號彼既作亂則史法自當如此書爾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按臣弒君子弒父其辠一也春秋弒君者多矣不書葬者亦多獨無君子辭為中國諱乎辨又見桓

十八年

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劉氏曰凡不書葬者其失民之謂乎茍為此言以應問可也已非所以明春秋者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曹人鄭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宫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左氏曰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左

氏見十二國皆稱人不書大夫之名又言其故又不書魯大夫求其說而不得故譔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之言以解之又譔叔孫豹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之名以實之又譔諱魯大夫之說以完之嗚呼巧則巧矣而不知其失經旨也前書蔡世子弑其君次書葬蔡景公次書十二國之大夫會而謀宋災則是舍弑君父之大而謀宋災之小而左氏以為僅失信而已孫林父叛

其君欒盈作亂春秋且書其人一不歸宋財而遂不書其人又魯桓成宋亂取宋大鼎春秋且不諱今乃為魯卿諱一失信而不書豈知言哉

公羊曰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録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劉氏曰公羊曰録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善之乎又曰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為大事之有又曰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大夫受君命出以為會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愚謂經言其所為曰宋災故也公羊亦自曰會于澶淵宋災故也公羊又自曰死者不可復生則是無可奈何此會豈非謀宋之災可必謂録伯姬乎公羊既為録伯姬

則是經之所書者善辭也而又稱人以貶豈不自失哉

穀梁曰會不言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劉氏曰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賞小惠而不

知道也又曰其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可謂救災乎愚謂澶淵之會本謀宋災無有中國謀夷狄之意也穀梁自為之言爾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穀梁曰楚宮非正也

此說近之但不分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穀梁曰子卒日正也

莘老孫氏曰春秋未踰年之君書卒者三赤子般以弒不地子野正卒又不地穀梁以日月為例以日為正又不可通趙子以子野卒為有地而疑脫之未可知爾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劉氏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如是則子弒父也子弒其父春秋不書乎又曰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弒之也且經曰密州傳曰買朱鉏吾誰適從哉亂天地之性莫甚於斯言矣此固左氏不受經之弊也康侯胡氏曰傳以經為斷傳有乖繆則信經

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趙匡謂其文當曰
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
為以字爾愚謂左氏明言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
言罪之在也則實為其子弑之非之字誤為以也
使如趙氏之言亦其子與聞乎故也皆不可通

三傳辨疑卷十六